

《明月幾時有》編劇何冀平：香港人需要了解自己的故事

由許鞍華導演，周迅、鮑起靜、春夏三位金像影后領銜主演，彭于晏、霍建華、郭濤、蔣雯麗等聯合主演，以香港淪陷3年零8個月作為背景的电影《明月幾時有》將於7月1日上映。電影背後，是著名編劇何冀平的香港情懷：「香港人需要了解自己城市的歷史，也需要弘揚正氣的故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電影《明月幾時有》講述1941年末香港淪陷時期的故事。在3年零8個月內，日軍瘋狂搶掠並搜捕滯留在港的文化人。抗日組織東江游擊隊接到上級指示，緊急營救文化人衝破日軍封鎖追捕，撤離香港。淪陷期間，以往富裕的香港頓變成無糧無水的空城。小學教師方蘭（周迅 飾）與母親（葉德嫻 飾）居於灣仔一棟小樓艱難度日。學校停課，剛與戀人李錦榮（霍建華 飾）分手的方蘭意外捲入營救作家矛盾的行動，並認識了游擊隊短槍隊隊長劉黑仔（彭于晏 飾）。劉黑仔賞識她沉着機敏，決意招攬她加入游擊隊，方蘭為游擊隊建立市區秘密聯絡站，在日軍嚴密封鎖下，冒險傳送重要情報、解救被捕志士。方蘭母親知道女兒在游擊隊工作後非常擔心，為使女兒少一分危險，甘願代送情報卻不幸被捕。為救母親，方蘭迫不得已求助已轉投日本憲兵的舊情人李錦榮……

以濃情打動觀眾

「許鞍華一直想拍一個這樣的故事，而我則剛好知道這段歷史，機會實屬難得。」二人一拍即合，為了寫這個故事，何冀平3年前便着手做資料搜集工作，在海量的歷史資料中尋找有趣的片段，「有些史料是重複的，但每個作者敘述的角度不同，所以都要閱讀。我們也去東莞實地考察，尋找親身經歷過事件的老婆婆回憶當年香港的情況，還嘗試尋找撰寫過資料的作者交談……」她逐漸從茫然一片的史料中找到了方向：「開始想寫完整的『香港淪陷大營救』故事，但為了避免過度情節化，最後選擇只在電影開頭一段中作為背景事件來引用，從而道出女主角加入游擊隊的原因，再敘述之後的事情。」

「大營救的事很多香港人都知道，卻是一知半解，選擇怎樣的方式重現這段歷史可以被香港觀眾接受，在眾多史料中選擇怎樣的部分重點敘述，怎樣為這段『主旋律』的故事找到並不那麼『主旋律』的合適的表達方式，這些都是我考慮的問題。最終我將故事集中在男女主角身上，以人物和情感作為聚焦點，融合深刻的親情、愛情、友情的元素，一部電影最打動觀眾的是人物和真情實感，而不是主題。」她坦言，自己其實並不會因應知名導演的風格而改變劇本內容，「當然，許鞍華也是一個很注重『情』和女

性視角的導演。但無論是和許鞍華還是之前和徐克、陳可辛、姜文等導演的合作，我都堅持寫自己的東西，當我把劇本給了導演，我也相信他們可以從中找到自己的風格。」

商業創作磨煉技巧

訪問後不久，何冀平即和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演員一起去新加坡再演出名劇《天下第一樓》，場場爆滿引起轟動。《天下第一樓》是她繼《好運大廈》之後在人藝的第二部作品，獲獎無數，不斷應邀去世界各地演出。她17歲開始寫劇本至今，中央戲劇學院畢業後在北京人藝成為專職編劇，1988年因家庭原因來港，1997年受聘為香港話劇團駐團編劇，為其創作《德齡與慈禧》、《開市大吉》、《明月何曾是兩鄉》等優秀劇本。

雖定居在香港，她依然心繫北京人藝，當張和平院長找她為人藝60周年寫關於現代北京的原創劇本時，她幾經猶豫卻最終應承了下來，「猶豫是因為我對寫現代北京並不擅長，但我身為人藝培養出來的作家，對它感情深厚，這件事我不能推卻。」於是她僅用一個月的時間寫出千字提綱並在藝委會一致通過，再用一個月的時間完成初稿，《甲子園》最終誕生。她毫不諱言自己寫劇本不僅靠技巧，還需要揣摩別人的心思，「在香港近30年的時間裡，我也做了許多商業化的創作，於是無論是監製還是導演來找我，我基本都知道他們想要的是什麼。」從北京到香港，兩地的經歷和文化對她的創作皆產生了不可或缺的影響。

她戲稱自己現在的創作是「來料加工」，「總有很多deadline激發着我的靈感，一些劇的開鏡和演出時間都已確定，劇本必須要按時完成。無論是否有靈感，我都習慣坐在電腦前不斷地寫，最終便有作品出來。」

編劇界青黃不接

自17歲開始寫劇本至今，何冀平的創作從未停歇，即使身在香港，她也不斷受邀為內地寫電影和電視劇，始終戰鬥在第一線，並直言雖然在編劇教育方面的投資不斷增長，但編劇界有嚴重的青黃不接的現象，好



■《天下第一樓》在新加坡演出的海報。



■著名編劇何冀平。

劇本愈來愈少。「有人可以寫出古靈精怪的故事，卻沒有一個正面的主題，偶爾有一兩部這樣的劇還勉強可以接受，但不能所有的劇都是這樣。」究其原因，她表示，並非單一因素影響，乃與整個演藝圈的生態息息相關，無論怎樣的劇本，請明星來演都會有一批人叫好，長此以往編劇們便沉浸於自我欣賞與滿足中原地踏步，「例如現在最流行的IP劇其實製作很匆忙，找一班人匆忙地寫出劇本，匆忙地找『小鮮肉』來拍攝。歷史劇不合歷史，現實劇又空泛地沒有反映現實問題。另外一個原因則關乎編劇的個人修養，

若編劇自己的心中充滿了負面的情緒，又怎會在劇本中傳達正面信息給觀眾？」

「香港的觀眾說，只有何冀平的舞台劇，我才敢帶着全家來看，既傳達正面訊息，又有故事情節，連小孩子都可以被吸引而看下去。現今的舞台劇觀眾愈來愈多，可粗俗和低級趣味的內容也隨之增長，有些也並不是因為劇情需要，純粹成為了吸引觀眾的噱頭。」舞台劇老少咸宜是何冀平的驕傲，「心要正，作品才能正。」她感歎道。從舞台劇到音樂劇、戲曲、電影電視劇本等作品眾多，她表示自己最喜歡的還是舞台劇，



■何冀平有時在排練現場工作。



■何冀平編劇、許鞍華導演的電影《明月幾時有》劇照。發行工作室提供



■《天下第一樓》劇照。

網上圖片

學寫劇本先學做人

談起對年輕編劇的建議，何冀平表示：「現今年月，可讀的專業書五花八門，書籍只能給你一個基本點，關鍵還是在於實踐，無論好不好都要堅持寫，寫完後再想辦法把它搬上舞台。和我們那時相比，現在的環境好了很多，無論是劇團還是電影都需要大量的劇本，只要東西好，就不愁沒有機會。雖然不可能一步登天，但無論香港還是內地的演藝圈人士是有眼光的，可以看到年輕編劇的潛質，進而幫助、培養他們。」何冀平直言，時下年輕編劇的靈性和態度如何，便決定了他們的未來走向，有些人吸收前輩的意見做得愈來愈好，有些人堅持己見卻止步不前，「過度以自我為中心，否定前輩的經驗，會使他們失去繼續進步的機會，如何做人有時會決定做事最終是否成功。」

「舞台劇的結構難度最高，以編劇為中心，很多舞台劇編劇千古留名。現在也有愈來愈多的電影演員喜歡做舞台劇，因為在其中他們可以連貫而一氣呵成地表演，表達濃郁豐富的感情，也是對功底的考驗。」

年輕畫家劉彥韜「騷人」個展撿拾遺忘片段

「騷人」泛指憂愁失意的文士，詩人，是本地年輕畫家劉彥韜眼中藝術家的樣子，也是他自己的狀態——多愁善感、迷茫無助，種種「負面」情緒卻成為他創作的源泉。在一幅幅寫實而又失真的油畫和素描作品中，他營造氣氛，投射感情，撿拾被人遺忘的物件和瞬間片段。

日復一日的城市生活使人麻木而失去感受周遭事物的敏銳觸角，當我們在時間線上行走，日與夜在搖曳的光影中活動，迷失卻使我們不自覺地重複做着相同的事情。劉彥韜嘗試和身邊事物保持距離，以漫遊者的身份



■「騷人」二字已少見的霓虹管製作。張岳悅攝

遊走城市的不同角落，發掘並且對日常所見之物賦予新的意義，引發新的思考。此次融匯他新舊8幅畫作的個展《騷人》由即日起至6月10日於a.m.space舉行，全程參與策展和佈置的他選擇以少見的霓虹管光線映襯作品的懷舊色調，表現身邊物事逐漸被人遺忘的空洞孤寂感。

從寫實到誇張

劉彥韜的畫作所描繪的雖然都是我城的景象，但卻因為種種原因令人感到陌生，我們彷彿是過客，又似被流放在這裡的異鄉人，究竟我們身處何處？初見作品《Exile》，是劉彥韜經常繪畫的渡輪題材，平靜的畫面構圖裡滲透城市壓力施加在我們身上的緊張感覺，同時「Exile」也是展覽主題的呼應。原來天星小輪曾經是劉彥韜經常搭乘且喜愛的交通工具，在他眼中，往返尖沙咀和中環的除了遊客，主要還是營營役役的上班族，疲累的搭客在甲板上稍微平靜片刻，又會繼續彷彿沒有盡頭的旅程，「創作時我正處於畢業前夕的迷茫期，不知道前路在哪裡。」他說。

劉彥韜常以直接的方式透過寫實繪畫把這些記憶和經驗記錄下來，然而，完全的寫實人物和場景給予觀眾的聯想空間是狹小的，但注重技巧的他卻無法邁向完全的抽象畫創作，唯有以失真的顏色及某些反差對比提醒觀眾——這並不是相片。《The Stranded Carpets》和《Fire Hydrant》描繪的都是漸漸被行人遺忘的角色，它們與他2012年

的《Phonebooth》和2014年的《Buoy》一脈相承，《The Stranded Carpets》是一張張擱置在欄柵上、毫不起眼的地毯，它們在街燈底下形成的黑壓壓影子卻沉重得使人喘不過氣，《Fire Hydrant》同樣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組件，即使我們把它遺棄在冷雨夜的街道，它依然一如既往地默默守護城市。他以「騷人」的多愁善感為這些微不足道的物件賦予身世和故事，「有些物件可能就在我們身邊，我們每日走過卻長期忽視」，但他相信這是對城市和自身的精神投射，也試圖讓觀眾參與自由聯想從而重新咀嚼充滿味道的生活。

注重營造氣氛

劉彥韜2010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學士，2012年取得碩士學位，他自述本科畢業後再讀碩士也是源於內心的不安全感，「學校生活令我感到安全，不必理會社會發生的事，可以更專心地創作。」畢業後的他邊創作邊教授繪畫班，作品曾獲得「香港油畫大賽」優異獎，作品曾見於「巴塞爾藝術展」。在他看來，營造畫中氣氛是寫實畫創作的關鍵，既要相似，又要攝人心



■《The Stranded Carpets》



■《Exile》是劉彥韜常畫的渡輪題材。

張岳悅攝

魄，「我喜歡巴羅克時期傳統油畫的強烈氣氛，自己也在嘗試做出那種效果，Caravaggio是我特別欣賞的畫家之一，他對光暗的處理和氣氛的營造也對後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曾經的他會在畫中塑造形形色色的人物，而現在他將人物抽走，卻可以更準確地表達情感。他表示：「人物的出現會讓觀眾不自

覺聯想到他們的階層和處境，而單純的物件可以更清晰交代我的情感或創作時的狀態。未來我會繼續這一類的創作方向，或者只是將人物作為賦予物件更多語言和精神意義，更準確地表達自己內心所感所想，也希望可以帶給觀眾更強烈的感覺。」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圖片由主辦方提供



■《Fire Hydrant》